



天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一)

1933年的天津,夏日的阳光像融化的黄油一样,涂抹在租界的红砖墙上。六岁的特伦布莱·麦肯锡站在甲板上,紧紧攥着父亲米歇尔·麦肯锡的衣角,蓝眼睛瞪得溜圆。港口上的人群像蚂蚁一样蠕动,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小贩的吆喝声,苦力的号子声、汽车的喇叭声,还有他从未听过的奇怪语言。

“爸爸,他们在说什么?”特伦布莱仰起头,金黄的卷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那是中文,孩子,很快你也会说的。”米歇尔蹲下身,与儿子平视,眼里满是自信。

米歇尔·麦肯锡是加拿大联合教会的传教士,同时也是一名医生。两年前他来到天津,在法租界边缘建立了一座小教堂兼诊所。现在,他终于有能力把儿子从多伦多接来了。

特伦布莱的第一幅中国画,是在抵达天津的第三天完成的。那天早晨,他趴在教堂二楼的窗台上,看着街对面的早点摊。一个穿着蓝布褂子的老人正在炸油条,那短短的、小小的面疙瘩,伸长放下去不一会儿就变成金黄色,迅速膨胀,像变魔术一样。好奇的特伦布莱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和铅笔,飞快地勾勒了起来。

“这是什么?”米歇尔晚上回到家中,发现儿子的床头贴着一张纸。

“油条,爷爷给了我一根,很好吃,脆脆的,香香的,比面包还好吃。”特伦布莱嘴角留香地说道。

米歇尔惊讶地看着这幅画,虽然线条稚嫩,但老人佝偻的背影、油锅上升腾的热气,甚至油条在油中翻动的动态感都被捕捉到了。这不是普通六岁孩子能画出来的,他觉得儿子有绘画的天赋与潜力。

从那天起,特伦布莱的绘画天赋,像春天的竹笋一样迅速生长。教堂里的中国信徒们,很快喜欢上了这个安静画画的外国小男孩,常常给他当模特。特伦布莱画抱着婴儿的妇女、画修补鞋子的匠人、画卖糖葫芦的小贩……他用简单的线条捕捉人物的神态,往往几笔就能抓住特点,让人物跃然纸上。

1935年春天,米歇尔为儿子请了一位油画老师——英国商人理查德·伯顿,一位业余画家。伯顿第一次看到特伦布莱的速写本时,惊讶得胡子都翘了起来。

“上帝啊,这孩子是绘画神童!”伯顿翻看那些画满市井百态的纸张,“看这些线条,这构图感!米歇尔,你必须好好培养他。”

伯顿开始教特伦布莱素描和写生基础,但坚持要他先掌握扎实的速写技巧。“油画的基础是写生,是速写,是素描,你无师自通,有点基础,再跟我好好学临摹,基础打扎实了,再上手油画。”伯顿用烟头指点着说。

特伦布莱进步神速。到了1936年,九岁的他已经能用炭笔熟练地表现光影和质感。他的速写本堆满了小书先生的抽屉,每一幅都标注了日期和地点。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海河边的码头,那里有形形色色的人和繁忙的景象。

语言方面,特伦布莱同样表现出惊人的天赋。他不仅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汉语,还学会了天津方言中的许多俚语。然而,这种平静的生活在1937年夏天被彻底打破。

(二)

7月底的一个清晨,伯顿先生匆匆来到教堂,脸色苍白:“日本人进攻了,他们在卢沟桥挑起了事端,战争爆发了。”他气喘吁吁地说着,脸上写满忧虑。

米歇尔皱起眉头,作为医生和传教士,他比普通人更清楚局势的严峻:“理查德,你有什么打算吗?”

伯顿先生摇摇头:“我订了下周的船票。米歇尔,日本兵的残忍你应该有所耳闻,你也该考虑离开这是非之地,这不是我们的战争。”

特伦布莱躲在门后听着大人们谈话,不明白为什么伯顿先生要离开。那天下午,他照常背着帆布包出门写生,却发现街道上的气氛完全不同了。人们行色匆匆,商店早早关门,报童挥舞着报纸大喊着:“号外!号外……”

他走到往常写生的公园,发现那里已经驻扎了军队——但不是中国军队。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日本兵在公园里架起了机枪,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冷光。特伦布莱本能地掏出速写本,躲在树后画了起来。

“你在干什么?”一个日本兵发现了他,大步走过来。

特伦布莱抬起头,蓝眼睛直视着对方。日本兵看到是个外国孩子,态度缓和了些:“美国人?”

特伦布莱用中文回答:“我是加拿大人。”

日本兵似乎放松了警惕,摆摆手让他离开。特伦布莱快步走开,但没忘记把刚才的速写完成——画面上是日本兵用枪托,殴打一个试图穿过警戒线的中国老人。

## 一箱写生稿

凌晶年



那天晚上,米歇尔看到儿子的新画作后,神情变得异常严肃:“特伦布莱,以后不要画这些了。”

“为什么?”男孩不解地问,“伯顿先生说画家应该记录真实。”

“这会给你带来危险。”米歇尔揉着太阳穴。伯顿先生在一周后离开了天津。临行前,他送给特伦布莱一盒高级发笔和几本空白速写本。“记住,真正的艺术永远跟人性站在一起。”他意味深长地说。

随着日军全面占领天津,整个城市的气氛越来越紧张。米歇尔禁止特伦布莱独自外出,但这阻挡不了男孩的画笔。他爬上教堂的钟楼,用望远镜观察远处的街道,然后把看到的景象画下来——日本兵在街头设立检查站,中国平民被迫向日军鞠躬、商店被洗劫……

1937年12月的一个寒冷的早晨,特伦布莱目睹了永生难忘的一幕。透过望远镜,他看到一队日本兵押解着十几个被捆绑的中国军人来到河边空地。没有审判,没有解释,日本军官一声令下,士兵们举起步枪……

枪声响起时,特伦布莱的手颤抖得几乎握不住笔,但他强迫自己继续画下去。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但他必须记录下这一切。速写本上很快布满了倒下的躯体、飞溅的鲜血以及狞笑的日本兵。

那天晚上,米歇尔发现了儿子的新作品。他一张张翻看,手开始不住地颤抖。

“爸爸,他们为什么这样没有人性?那是生命啊。”特伦布莱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米歇尔抱住儿子,不知如何回答。作为传教士,他相信所有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作为医生,他救治过许多日本伤兵;但作为一个父亲,他必须保护自己的孩子远离这种残酷。

“特伦布莱,我要送你回加拿大!”米歇尔最终决定道。

“不!我要和你在一起!我要留在天津!我喜欢这里……”男孩乞求着。

米歇尔指着那些画作:“这些很重要,比你想象的重要得多。它们需要被世界看到,但在这里,它们只会给我们带来杀身之祸。”

1938年春天,十岁的特伦布莱带着他所有的画作——几大本速写和数百张单幅素描,登上了一艘英国商船。临行前,米歇尔把画作精心装在一个牛皮箱里,叮嘱道:“保护好它们,等到安全的时候,让世界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特伦布莱哭着答应了。他不知道这竟是他与父亲的永别。

(三)

船在海上航行了六个星期。特伦布莱大部分

时间都待在舱房里,翻看自己的画作,添加细节和注释。有些画面太过残酷,有些则让他久久凝视。

抵达温哥华后,特伦布莱被姑妈玛格丽特接走。玛格丽特是个严肃的小学教师,对哥哥送回来的这个艺术神童,既困惑,又担忧。她把特伦布莱安排在自己多伦多家中的小卧室里,而那箱画作则被塞进了阁楼。

“等你长大了再处理它们。现在你需要适应加拿大的生活。”玛格丽特说。

特伦布莱尝试着融入新环境,但他总是在梦中回到天津——教堂的钟声、海面上的船只、街边的饺子,还有父亲在诊所里忙碌的身影。1939年,噩耗传来:米歇尔·麦肯锡在救助中国伤兵时被流弹击中,伤重不治。

十二岁的特伦布莱在得知消息后,整整三天没有说话。第四天早晨,他爬上阁楼,打开那只皮箱,开始整理画作。他决定完成父亲的遗愿——让世界知道天津发生了什么。

1945年,二战结束,十八岁的特伦布莱已经是一名艺术学院的学生。他重新检视那些当年在天津画的速写,开始根据记忆为一些画面添加色彩。教授们对他的作品既惊叹又忧虑。

“这些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也可能引起外交风波。加拿大政府恐怕不会同意。”他的导师克萊门特说。

特伦布莱不为所动。1946年春天,他联系了几家报社,希望发表部分画作。《多伦多星报》表现出兴趣,约定几天后与他面谈。

一个周日的晚上,特伦布莱最后一次整理画作,他选出最有代表性的三十幅,准备转天带给编辑,其中有日军处决战俘的系列,有街头暴行的场景,也有普通天津市民的日常生活——这些都是他最珍视的,因为它们记录了那座城市本来的面貌。周一早晨,特伦布莱抱着画作走出家门。天空下着小雨,他决定坐电车去报社。在穿过皇后街时,一辆失控的卡车突然冲上人行道……

当玛格丽特赶到医院时,医生告诉她,特伦布莱当场死亡。医生生说:“很遗憾,他手里的那些画大部分被雨水和血水毁了。”

痛苦的玛格丽特把剩下的画作和那只皮箱一起,重新锁进了阁楼。随着岁月流逝,这个悲伤的故事被家族渐渐遗忘。

(四)

2018年12月,杰森·麦肯锡在整理多伦多老宅的阁楼时,发现了一只尘封的皮箱。作为特伦布莱哥哥的孙子,他对这位早逝的叔祖父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小时候在中国生活过。

皮箱里整齐排列着几十本速写本和数百张单幅素描。杰森随意翻开一本,顿时惊呆了——画面上是日军屠杀平民的场景,笔触虽然稚嫩但充满力量,右下角工整地写着“Trem-blay McChensey, Tian-jin, 1937.12.14”。

接下来的几天,杰森仔细查了所有画作。除了战争暴行,还有许多上世纪30年代天津的城市风貌和市井生活的珍贵记录。他联系了多伦多大学的历史教授,确认了这些画作的史料价值。

“这些应该回到中国,它们是历史的见证。”教授激动地说。

2024年1月,杰森带着那只皮箱飞往天津。在档案馆举行的捐赠仪式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被邀请来辨认画中场景,当她看到一幅卖糖葫芦的小贩速写时,突然泪流满面。

“这是老李头,日本人把他打死了,就因为他拒绝给日本兵鞠躬……”她用颤抖的手指着画说。

工作人员郑重地接过皮箱:“这些画作将作为永久馆藏。它们不仅记录了日军暴行,也记录了天津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坚忍精神。特伦布莱·麦肯锡先生用他的画笔,完成了历史交给他的使命。”

当天晚上,杰森站在海河边,看着对岸灯火通明的现代化高楼。他想起了叔祖画中破旧但充满生气的旧天津,突然明白了艺术的力量——它能穿越时间,让记忆永不褪色。

### 海兽衔悲

海河浮动着碎金般的晨光,水汽漫过老龙头火车站铸铁穹顶的青苔,浸润了估衣街的青石板。苏默斋推开“守拙斋”的枣木门板,铜铃轻响,惊起檐角灰鸽。展柜深处,那面唐代海兽葡萄铜镜卧于绛紫丝绒上,发髻钮银怒目圆睁,缠枝镜缘如浪翻卷。指尖拂过冰凉镜背,祖父临终前的嘶喊骤然穿透二十年光阴:“庚子年洋炮炸塌三条石!咱苏家铜匠铺只剩这箱铜瓷刀……”

“苏掌柜,这海兽镜可是唐天宝年间的宝器!”裱画匠杨老槐捧着铜镜,枯指点向葡萄纹深处,“您瞧这葡萄粒儿凸鼓得活泛,海兽鬃毛根根带劲,搁咱天津卫独一份儿!”他忽然压低声音:“海光寺兵营的山田少佐正满城搜罗古物献媚天皇,连玉皇阁的铜钟都卸了……”

话音未落,马靴踏地声如冰雹砸门。日军少佐山田正雄跨军刀闯入,皮靴碾过门槛时带进半片枯黄的法国梧桐叶——那是英租界被弹削残的残骸。他目光如毒蛇缠上铜镜:“昭和圣战需要唐镜彰显东亚共荣。”指甲刮过镜钮发髻时,指缝还沾着暗红,公大七厂的血腥气仿佛仍在空气里浮动——三日前几百名保安队员殉国处,焦尸堆得高过纱厂烟囱。

当瞥见博古架上苏默斋独女小薇身穿中学校服的照片,山田忽然轻笑:“苏家‘无痕铜’绝技名震京津,三日后来取镜。”他弹了弹军刀璎珞,“器物完整,人才完整。”

### 镜底丹心

铜镜被掳走的当夜,秋风卷着《益世报》残页扑打窗棂,头条墨字被雨水洇散:“李文田将军通电:誓与天津共存亡!”破碎的铅字恰如半月前守军含泪撤离的孤影——那日海河浮尸塞流,金钢桥上最后一名机枪手高唱《满江红》跳入洪流。苏默斋摩挲镜缘,忽觉指腹触到微凸。秉烛细看,镜钮内侧竟有蝇头刻痕!刀尖轻剔铜锈,三行楚辞体密文惊现灯下:

药困天后宫西殿, 伤重若悬丝。

速援!速援! ——冀东联络使 陈

窗外刺刀寒光倏忽闪过。山田的哨兵如石像矗立街角,将估衣街锁成铁笼。苏默斋闭目想起三年前,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倾塌于日机轰炸,他徒手创书时结识穿灰布长衫的陈先生。那人总倚着断壁吟诵文天祥词句:“镜底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此刻铜镜幽光如淬火烙进眼底——

这哪里是古玩,分明是穿越火线的丹心! “爹,娘娘宫画糖画的

的老刘头被抓了!”小薇冲进店门,羊角辫散乱,“鬼子说他用糖稀裹情报!”女儿颤抖的手递过半融的糖人,正是发髻衔镜的造型。苏默斋猛然攥紧铜镜——陈先生定是借皇会踩点之机藏身天后宫!

### 纹隙藏锋

铜瓷刀在汽灯下淬出青芒。苏氏秘技“无痕补”需取镜胎铜屑混入陈年血竭粉,以发丝细钻在葡萄藤间隙镂刻。当刀尖探入缠枝纹时,里屋忽传女儿惊呼:

“月亮月亮照纱窗, 照我爹爹补镜忙。 补好唐镜照乾坤呀, 照得鬼子无处藏……”

苏默斋手一颤,钻头在镜缘刮出细痕。小薇母亲病逝那年,他曾在西门外白骨塔前立誓护女平安。第三日暮色如血,白庙被枪托砸开。山田皮靴踏得满地工具震颤:“搜查抗日分子!”两名日军粗暴翻倒博古架,乾隆彩粉百鹿尊轰然坠地。“住

手!”小薇从里屋冲出护住父亲,山田猛地揪住她辫梢:“小姑娘,见过戴圆眼镜,别钢笔的叔叔吗?”

“见过!”小薇突然指向窗外,“昨天在玉皇阁茶汤摊!”趁日军张望,她狠咬山田手腕,铜镜趁机滑入苏默斋袖中。山田暴怒扬掌时,苏默斋扑跪挡女:“太君息怒!铜镜……”他触到袖中镜背新刻的凸痕,字字泣血,“今夜子时必定修好!”

山田狞笑着踢翻工作合:“子时交不出镜,送你父女去海光寺刑场团圆!”

### 灯焚夜裂

当!当!金钢桥传来的青桧声带着锈刀般的寒意。苏默斋反锁店门,铜镜覆上浸醋湿布。祖传“热铜”秘术需将镜胎烧至蟹壳青,使新刻字处氧化如旧。汽灯焰舌舔舐镜背时,海兽纹在青烟中仿佛活转,发髻怒目映着窗外哨兵刺刀的冷光。

“爹,缝衣针行吗?”小薇从门缝塞进针线盒——山田搜查时毁了他的铜瓷钻。苏默斋心口骤暖,取三根钢针拙作微型刻刀。刀尖游走镜缘缠枝纹,敦朴苏氏祖训:“偏之道,补隙补缺,守正不移。”葡萄藤间隙渐显新文:

三更灯三闪, 扁舟海河渡, 灵药随潮至。

最后一笔落下时,镜背忽绽奇光!千年铜锈在热力下析出孔雀蓝结晶,恰似泪滴悬于发髻眼角。“孔雀泪!”苏默斋指尖发颤——祖父曾言此异象百年难遇,乃精诚感天所致。窗外骤起喧嚣,卖熟梨糕的吆喝声破空传来:“皇会改期!海神娘娘今夜时分放灯喽——”

山田的皮靴声竟提前炸响在门外:“开门!紧急搜查!”

### 镜裂长河

铜镜被山田掷于案台,发髻镜钮左耳崩裂。“苏掌柜可好?”山田刀尖挑着半截铜笔,“天后宫暗室今晨已扫成蜂窝,陈某的肠子挂在祭坛幔帐上。”军靴碾碎地上的孔雀泪结晶,“这镜子,不过是个死物了。”

苏默斋如坠冰窟,却见镜面忽映奇景:数百盏荷花灯正顺海河漂来!烛光跃动如星河坠世——皇会灯阵竟提前至戌时!

“好个万民同乐!”山田冷笑着走向西窗观望。说时迟,那时快,苏默斋抓起铜镜扑向窗台。镜面精准捕捉最大连灯的火苗,一束金焰撕裂暮色,直射天后宫西配殿破窗——那窗内竟有烛火应声燃起! “八嘎!”山田拔枪瞬间,长街爆出惊雷:“抄家伙!”杨老槐挥着顶门杠冲来,身后跟着扛扁担的脚行汉子,拎剪刀的裁缝铺娘子。人群后方,十几个青壮年抬着顶门板狂奔,板上伤员胸口铜笔闪亮——正是陈先生!

山田骇然后退,苏默斋高举铜镜嘶吼:“看看这镜上海兽!《坤舆国说》载发髻食虎豹,专降凶徒!”镜光流转间,葡萄纹里新刻的《满江红》微雕赫然映目:“壮士饥餐胡虏肉!”

“砰!”流弹击中铜镜。裂纹如闪电劈开镜面时,海河畔骤起清越童声: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小薇衣上脏雪立于金钢桥顶,身后同学们站成人墙。吉鸿昌绝命诗化作声浪卷过水面,与灯阵共舞。山田慌乱中跌进沸腾的人潮,杨老槐将顶门杠带着三十年裱画的臂力砸下!

### 光镜长明

秋雨初歇,历史博物馆展品半面唐镜柜前,讲解员用激光笔点向发髻镜钮:“著名铜瓷工艺人苏默斋先生,借皇会灯阵以此镜传递信号,引发暴动。”

灯光聚焦处,镜钮断裂处锔着银钉,形如新月抱星。放大镜下可见银钉侧面微雕四字:光镜不灭。

“这‘无痕铜’里藏着玄机。”讲解员轻触展柜。柜中照片里,青年苏默斋执镜立于海河畔,身后千盏莲灯汇成光河。

展柜里,那道裂痕在灯光下竟似流淌起金光,如八十年前那个夜晚,海河不灭的星火。

老人们常说,故乡红安的山是有记忆的。红安,原名黄安。这座镶嵌在鄂东北大别山南麓的小城,还有一个更为响亮名字——“将军县”。对于中国革命而言,红安红安就像一块肥沃的红色之地,人民军队的三支主力,都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曾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策源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诞生地,也是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的创始地。

提起大别山,人们的视线总是最先去寻找地图上的一块弹丸之地——湖北省红安县(黄安县)。作为黄麻起义的策源地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摇篮,红安有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值得被提及:1927年11月13日,黄安(今红安)、麻城农民在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于长江以北地区首次举行武装起义,一举攻克了黄安城,成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在黄安县七里坪宣告成立(此前这里还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1932年11月29日,这里又重建了红二十五军;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在七里坪改编为第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

红军从江西、鄂豫皖边区等各自根据地走上长征路时,五支红军部队在红安成立、重建和改编的初期,平均每三名红军战士中,就有一名是红安人;每牺牲的一名红军战士中,就有一名红安人。战火,曾把这里烧成一片焦土,“无人区”从县北一直延伸到县南。在参加红军的三万多优秀儿女中,新中国成立后尚存的仅六百余人。除国民党屠杀之外,红安人民不能忘记的,还有在日本人的屠刀下牺牲的军民。

1938年深秋,当侵华日军的铁蹄踏碎长江流域的宁静,这座孕育了无数革命火种的县城,注定要在烽火中经历一场血与火的淬炼。

据《黄安县志》记载,日本人是1938年10月27日下午踏进黄安这块土地的。当天日军龙川香受二师团的三个陆战队和冈村师团野炮队的三千余人,在中井指挥下,沿宋埠、河口公路线侵入

黄安,沿途建立据点、修筑碉堡工事、组建伪政府和内军。侵入黄安后,日本人利用飞机轰炸,并且不断烧杀奸淫、劫掠财物、强迫劳役、凌辱群众。据不完全统计,从日本人进入黄安到抗日战争胜利期间,日军在黄安共烧毁房屋六千多间、损毁房屋八百多间,杀一万多人(其中妇女三千多人),伤一千多人(其中妇女超过五百人)。

仅在1940年2月5日这天,日军在县南八里湾一带,以五路兵力欲袭游击队,结果不获,于是恼羞成怒,血洗了三十多个村庄,共计两千多人遭杀害。因疑其中一人为抗日情报员,遂“缚其手脚,褪其衣履,悬之离地若寸许,然后喉大啖之”。随喊随啖,血肉淋漓,白骨立见”,而日军大笑不止。

红安的土地是红色的,不仅因为那赭红的岩层,更因为这里浸透了无数先烈们的鲜血。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这座鄂东北的小城以它特有的坚忍与不屈,在抗日的烽火中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天台山、老君山、黄茅尖、黄杨寨……到处是险峻绵亘的山峰,到处是茂密的深山老林,这里的每座山头、每片林地,都因为军民的坚决反抗而曾在烈火中战栗,用自己的胸膛挡过敌人的枪炮,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悲壮之歌。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英雄的鲜血,每一片天空都回荡着先烈的呐喊。

面对入侵的强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支支由红安老百姓自发组织的抗日自卫队,虽然没有精良的武器,手中只有土枪、大刀、长矛,甚至还有些人拿着锄头、扁担,但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保卫家园,抗击日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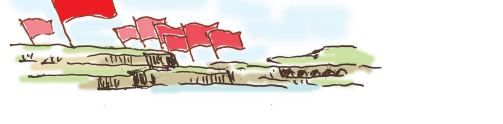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有一群勇敢的人,为了祖国的尊严和民族的解放,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据统计,在红安县县城沦陷前,中国共产党在境内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有十三支,共四百余人,如1938年8月最早建立的永河游击队,有枪十五条,共二十余人;

而9月成立的天台山抗日游击队、杨山抗日游击队、柳林河抗日游击队、黄才畈抗日游击队等,都同仇敌忾,奋战在红安县的每一座山头、每一块田地、每一处密林……游击队虽然装备落后,但队员们个个奋勇争先,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在与日军的战斗中,广大村民积极支援,一个人倒下去,就有另一个人顶上;一家人牺牲了,就有一村人站到一线……听老人们说,不只是青壮

## 烽火中的不屈脊梁

李 骏



年抗日,就连当年的红安妇女也不甘示弱,她们组成了慰劳队,为自卫队缝补衣服、筹集粮食、赶制棉衣。寒冬腊月,她们的手冻得通红,却仍然不停地忙活着。当她们将一件件厚实的棉衣,送到自卫队员手中时,队员们的眼睛都湿润了。最让游击队感动的是红安的孩子,他们组成了儿童团,为自卫队站岗放哨、传递消息,小小年纪就加入了抗日的队伍中来。

正是因为军民同心、国共合力,进入红安的日本人没有吃到好果子。游击队与国民革命军协同,打了一场场漂亮的硬仗。

1939年1月,日本侵略军出动六架飞机轰炸七里坪,安北自卫队队长石世金不惧生死,于古峰岭仰面用机枪击落日机一架,击毙驾驶员二人,缴获机枪两挺,并将日机烧毁,极大地振奋了大家的抗日信心。

1939年2月,日本侵略军千余人进犯七里坪,国民革命军第171师团在第三区自卫大队、鄂东游击十六纵队及中共红安县委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配合下,于酒醉山、香炉山等处设伏,击毙日

# 文艺周刊

第三〇四一期  
抗战作品专版